

# 年复一年添土拔草，等待烈士的亲人来“寻找”

盐城：一家三代为烈士守墓 70 余年，第三代守墓人帮 330 多位烈士“找到”家人

本报记者邱冰清

江苏盐城是一座没有山的城市，全市最高海拔约 8 米，却有一个地方叫“岭”：五条岭。

“五条岭”是个烈士陵园，位于如今的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镇庆元村。这里长眠着 2000 多名革命先烈。

1947 年冬，盐南阻击战在盐城打响。激战四天四夜，共歼灭敌军 4000 多人，俘虏 3000 多人，我军也有 2000 多名战士血洒疆场。

战事紧张，烈士遗体由地方组织，船载人抬，送至距离主战场几公里的伍佑区袁坎乡港南村（今步凤镇庆元村）一块盐碱地上掩埋。当地老百姓用白布将烈士的遗体裹好，白布不够了就从家中拿来芦席为烈士裹尸。牺牲战士太多，无法一一建坟，烈士的遗体以叠葬的方式安放在挖好的五条沟内，形成五条土岭，每条长约 40 米、高 1 米多、各有 31 个坟茔，民间称其为“五条岭”。

拔草，添土，守好墓，等待烈士的亲人来“寻找”他们……有一家三代人义务守护五条岭烈士墓 70 余载。第三代守墓人卞康全，在继续“守约”的同时，还与社会各界一起，为 330 余名烈士“找到”了家人。

姜步殿烈士、林加喜烈士……临近清明，几乎每天都有烈士后人前来祭扫。卞康全说，希望有一天，这里的 2000 多名烈士，他们的墓碑，都能有亲人来祭扫。

## 三代守墓人

3 月 20 日，卞华和儿子卞康全在地里忙活着。这一天是卞华特意看黄历后选的“好日子”。

清明前正是棉花播种的时候，卞华父子俩在地里忙的不是自家农活，而是在准备坟茔顶上的添土，细数起来一共 155 块。

推迟播种期，精心准备祭品，并不是为了自家的祖先，而是为了埋葬在冢不远处的烈士们。这是卞康全母亲程庆莲还在世时就坚持的事情。“我母亲说，必须在清明前为五条岭烈士的坟茔上添好土。”卞康全告诉记者。

想起长眠在五条岭的人，卞康全一家非常悲伤。

卞康全的祖父卞德容当年参与了安葬烈士遗体，祖母牵着年仅 8 岁的父亲站在边上。祖母告诉卞康全，当时很多人边安葬边哭。烈士安葬处没有选择老百姓的庄稼地，而是常年长不出庄稼的盐碱地。她跟我说：“他们活着打仗是为了老百姓，死也没找个好安葬地，是我们最亲的人。”

此后，卞德容夫妇常带着卞华去五条岭除草添土。“听我祖母说，墓是在冬天，温度低，遗体腐烂速度不快。第二年夏天，一场暴雨让五条岭的坟茔开始往下塌，还有血水流出来。当地政府组织村民围着五条岭的东、北、西三个方向开沟、取土、补土。后来，村民看到坟有点塌就随手补土。前后十年，五条岭的坟才基本稳固，不再坍塌。”卞康全说。

父亲离世，母亲老迈，16 岁的卞华牢记父亲临终的嘱托，成为第二代守墓人。结婚后，妻子程庆莲和卞华一起守，有了孩子，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一起守。分田时，不少人因为五条岭是墓地，不敢要后面的田，“我们不怕，那里埋的都是革命烈士，是不会‘危害’百姓的。”卞华说。

对卞华两口子来说，五条岭里埋着的，是和家中亲人程步凤一样的人。程步凤是卞华的远房舅舅、程庆莲的堂叔，参加革命后于 1948 年被捕入狱，敌人严刑逼供未果后将其杀害。

但十来岁的卞康全不能理解父母的做法。“我们兄弟姐妹在家把饭都做好了，肚子都饿得咕咕叫，但母亲还在五条岭慢慢添土。为了能早点回家吃饭，我就帮她一起。母亲一边添土，一边跟我们说：埋在这里的烈士和堂外公没有区别，都是我们最亲的人。”

几十年来，这一家人是真正“守”住了这片墓地。

早年间的五条岭尚未修建水泥台阶，周围树木林立。村子里有人想置换五条岭后面卞家的田地，用来开挖鱼塘，并在东侧修条路运送建鱼塘所需的砖坯。

想到来往的工人运送砖坯会让陵园不再安静，烈士英灵难以安息，鱼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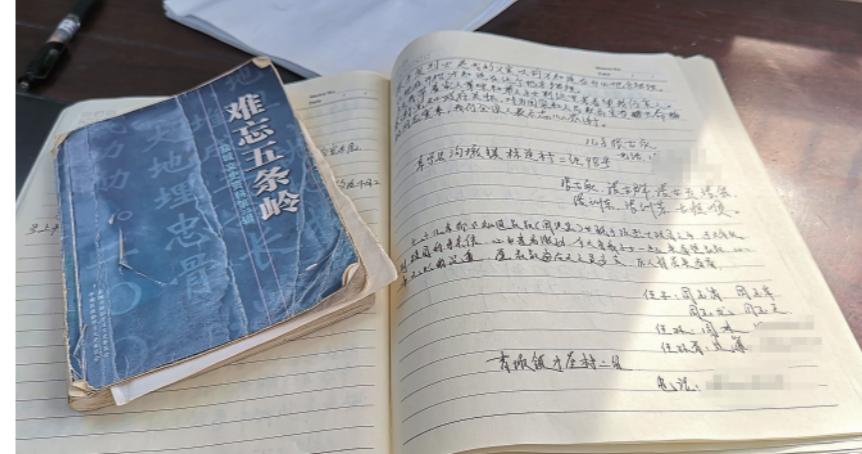
卞康全在为来访者讲解烈士事迹。

本报记者邱冰清摄



卞康全收到的退信。

本报记者邱冰清摄



烈士后人在卞康全准备的陵园记事簿上写下感言。

本报记者邱冰清摄

## 记者手记

### 五条岭不寂寞

本报记者邱冰清

1967 年出生的卞康全，看上去似乎比同龄人老些。头发花白，皮肤黝黑，脖子上下是两个色。

他很注重着装。在五条岭烈士陵园里，无论冬夏他都穿长袖长裤，有讲解时都会穿干净整洁的衣服。他说，这是为了庄重，也为了礼敬。

作为一位守墓的农民，他的身上有些反差感。

从他的谈吐中感觉不到他只有初中学历。他家中有一张小桌子，放着他练过字的毛边纸。他喜欢看书，《孝经》《礼记》等都能背诵。他说，站在烈士陵园这个地方，也不能太失身份。

天气渐暖，到了中午时分太阳也开始“热烈”起来。看到门口的“小岗亭”，我问他夏天热不热。他说：“不怕你笑话，过去家在隔壁时，夏天就把找到这里来的烈士后人接到家里坐坐。后来有小岗亭，天冷时里面能挡风，多穿点就行。天热时，上午就到东边树荫下躲太阳，下午就到西边树荫下躲太阳。”《礼记》就是去年秋天他坐在树荫下看完的。

他很谦卑。他会在与每一位来访者说话的最后，鞠一躬，表达感谢。我听到一位老师电话联系来五条岭参观事宜，当问及是否需要缴纳费用时，他说：“怎么能收费，只要来瞻仰革命先烈，我们就感恩你们，谢谢您。”

卞康全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为什么他能如此虔诚地一直守着五条岭。是的，虔诚。采访时，我拖着凳子请他一起坐下聊聊，他拒绝了。除了在“小岗亭”里，在五条岭陵园的其他任何一处他从不坐着，因为要尊重烈士。

在我看来，这也许是这个农民家庭最质朴的感恩，以及耳濡目染的家庭风传承。从祖父祖母，到父亲母亲，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“他们是我们最亲的人”，并代代相传。卞康全自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，“这些先烈是父亲挚爱的人，我爱父亲，也爱父亲挚爱的革命先烈。如不这样，我就不是一个孝子了。没有孝又何来忠呢！”

五条岭似乎已成为卞康全的心灵归处。他变得和父亲一样，离不开这里。去女儿家都是晚上去晚上回，亲家说“你忙得很呢”。与五条岭相关的一切，他都一一记在日记里。近几年，他将日记本与来访者登记簿合为“陵园记事簿”。

卞康全家里，被褥、杂物等都相对随意地放在外面，和五条岭相关的一切却都被他用一个个纸箱、行李箱收好，放在架子上。日记本、记事簿、烈士遗物，甚至是参观者敬献花篮上的挽联、退回的寻亲信……都被他分类收好。

一封退信上订有 21 张“改退批条”，意味着邮递员 21 次投递未果，“所以说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，有很多这样的人在辛勤付出。”

2009 年当地政府翻新修整五条岭的同时，开始给予卞康全一定补贴，现在是每月 1000 元。也有人曾劝卞康全去打工，他说每个人的选择不同，感谢家人的支持，能让他一直守在这里。

哭。”卞康全说，陈继业身体不好，拜托他每年清明帮她为父亲坟上添土。他请她放心，一定记得。

2009 年，五条岭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翻新修整。后来，盐城当地组织各村镇收集信息，出版了《难忘五条岭》，书中包含 751 名烈士名录。卞康全和在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的王继华交流中，又获悉 85 名葬在五条岭的涟水籍烈士名单，836 名烈士“有了名字”。

“有人说烈士无名，我说烈士有名，只是暂时不知姓名谁，但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心里。”卞康全说。

2010 年，卞康全开始登记烈士陵园来访者信息，名字、从哪来、联系方式等，愿意的还可写下自己的感悟。有明确名单后，他会告诉来访者，家乡有哪些烈士在这里，姓名、部队番号等，请他们用手机拍下来，回去帮忙找烈士后人。到现在，已积累了 13 本陵园记事簿。

不知道父亲在哪一条岭里，陈继业为每条岭添了三锹土。“那是春天，茅草刚冒芽，太阳是落山前的暗红。陈继业走到东边第二条岭时，伏上去痛

哭。”卞康全说，陈继业身体不好，拜托他每年清明帮她为父亲坟上添土。他请她放心，一定记得。

2009 年，五条岭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翻新修整。后来，盐城当地组织各村镇收集信息，出版了《难忘五条岭》，书中包含 751 名烈士名录。卞康全和在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的王继华交流中，又获悉 85 名葬在五条岭的涟水籍烈士名单，836 名烈士“有了名字”。

“有人说烈士有名，我说烈士有名，只是暂时不知姓名谁，但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心里。”卞康全说。

2010 年，卞康全开始登记烈士陵园来访者信息，名字、从哪来、联系方式等，愿意的还可写下自己的感悟。有明确名单后，他会告诉来访者，家乡有哪些烈士在这里，姓名、部队番号等，请他们用手机拍下来，回去帮忙找烈士后人。到现在，已积累了 13 本陵园记事簿。

“兹有您家先人 XXX 烈士，资料

查得在 1947 年盐南阻击战中壮烈牺牲，被当地人民群众安葬在盐城市步凤镇元村二组（原港南组）的五条岭烈士陵园中，今致函您家，特告之，了结寻找之心愿。”落款是五条岭守墓人卞康全，并留下他的联系方式。2018 年，卞康全开始往这 836 名烈士籍贯地寄送“寻亲信”。

起初卞康全自掏腰包寄送了 300 封信，2020 年亭湖区邮政局在五条岭举行党建活动，感动于卞康全的行为，决定为他免费提供信封、免费投递。

《难忘五条岭》被卞康全翻了又翻，有的书页已掉落，烈士名单上做了不同标记，用来区分已联系上、信寄出被退回、未寄出……几年来，卞康全共寄出近 600 封信，还有约 300 封将

于

## 送他们“回家”

今年清明前寄出。

然而，有些信件常因“原址查无此人”被退回。2019 年初，头条寻人“寻找烈士后人”公益项目组联系卞康全，表示愿意免费帮忙一起寻找烈士后代。卞康全当晚就将 836 名烈士名录以及已找到后人的烈士名录发给对方。依托地理位置弹窗技术，项目组在今日头条 App 上将这些烈士信息陆续弹窗到烈士的家乡。

泰州的季福林烈士正是通过今日头条的“弹窗”被家人“找到”的。

“72 年了，二伯（二爷爷），我们终于找到您了，您该回家了……”2019 年 12 月，一场特殊的祭拜在五条岭举行：因为身体不好，季福林的侄儿季士勋在泰州靖江家中穿戴整齐，通过和在五条岭的儿子电话连线，完成隔空祭拜。

截至目前，通过寄信、头条弹窗等方式，五条岭有 330 余名烈士“找到”了亲人。卞康全说：“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媒体、志愿者、政府等多方努力的结果，我敬重这些人。”

卞康全家珍藏着一只风筝，是一位山东籍烈士后人收到寻亲信找到五条岭，并带了这里的土回家（意为“迁坟”）后，寄给他的。卞康全一直小心收藏，从未给孩子们放过。“烈士就像这风筝，从山东飘到这里战斗，并葬身于此，但风筝的线一直没断，一直在家人手中攥着。于是，家人千里迢迢地来接烈士回家。”

## “他们是我们最亲的人”

“这些烈士是为老百姓牺牲的，是我们最亲的人”，这是卞家一代代传下的朴素话语。为英烈义务守墓，这是卞家一代代践行的诺言。

对卞家来说，这里是特别的地方。虽然儿子接过守墓的接力棒，可年逾八旬的父亲仍放不下五条岭。除了每天都要过来，他还时不时站在几百米外的小儿子家门口望望这里。“这里住的是恩人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们。”卞华说。

每天上午 8 点前卞康全一准到五条岭，中午回家做饭吃一口就再回来，晚上到天黑时回家。五条岭没有大门的时候，卞康全有事来不了，父亲就会接替他。自从五条岭有了大门，卞康全没有一天“失约”，“我怕来寻亲的烈士后人进不了门，找不到人。”

每天，卞康全都非常忙碌。

第一件事就是对着烈士纪念碑三鞠躬，再诵读一遍毛主席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。“三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三十年以来……”

五条岭的地，卞康全每天要扫好多次，尽量保证地上没有叶子、花瓣等，“让烈士和参观者都有个整洁的环境”。讲解要说好多遍，让来瞻仰的参观者尽可能多地了解那段历史，讲解前他也要对着纪念碑三鞠躬。电话要接好多次，有单位联系来参观的、有烈士后人来寻亲的、有邮差退信的……频繁的联系，卞康全手机打坏了好几部，号码从未换过。只要有接来电他必定回拨，“万一烈士后人呢，如果是打错的，我就说声‘对不起’再把电话挂断。”

卞康全和自己的祖辈、父辈，一直守护这些烈士，守着一份责任，同时也守着一份清贫。

两千多烈士背后，是两千多个家庭。很多烈士亲人在苦苦寻找烈士葬身之地。当年，金套成烈士的父亲在寻找他的途中失足跌入壕沟，被人发现时已亡故。妻子看丈夫一去不回，带着孩子一路寻找，听到该消息后以泪洗面，眼睛哭瞎了。“这样的故事太多了。能生活在阳光下、平淡、平安，很多人其实不懂这是一种幸福。人一生的幸福是追求不完的，要学会知足，我愿意做好五条岭守墓人。”

在五条岭，卞康全见证了“团聚”、哭泣、哀思……这让卞康全更发自内心地要守护好五条岭。“只要身体还好，不累、不傻、能走，就一直做下去。先烈的血不能白流，我希望更多人知道他们，我愿意用自己普通的双手守护这些不该被遗忘的名字。”